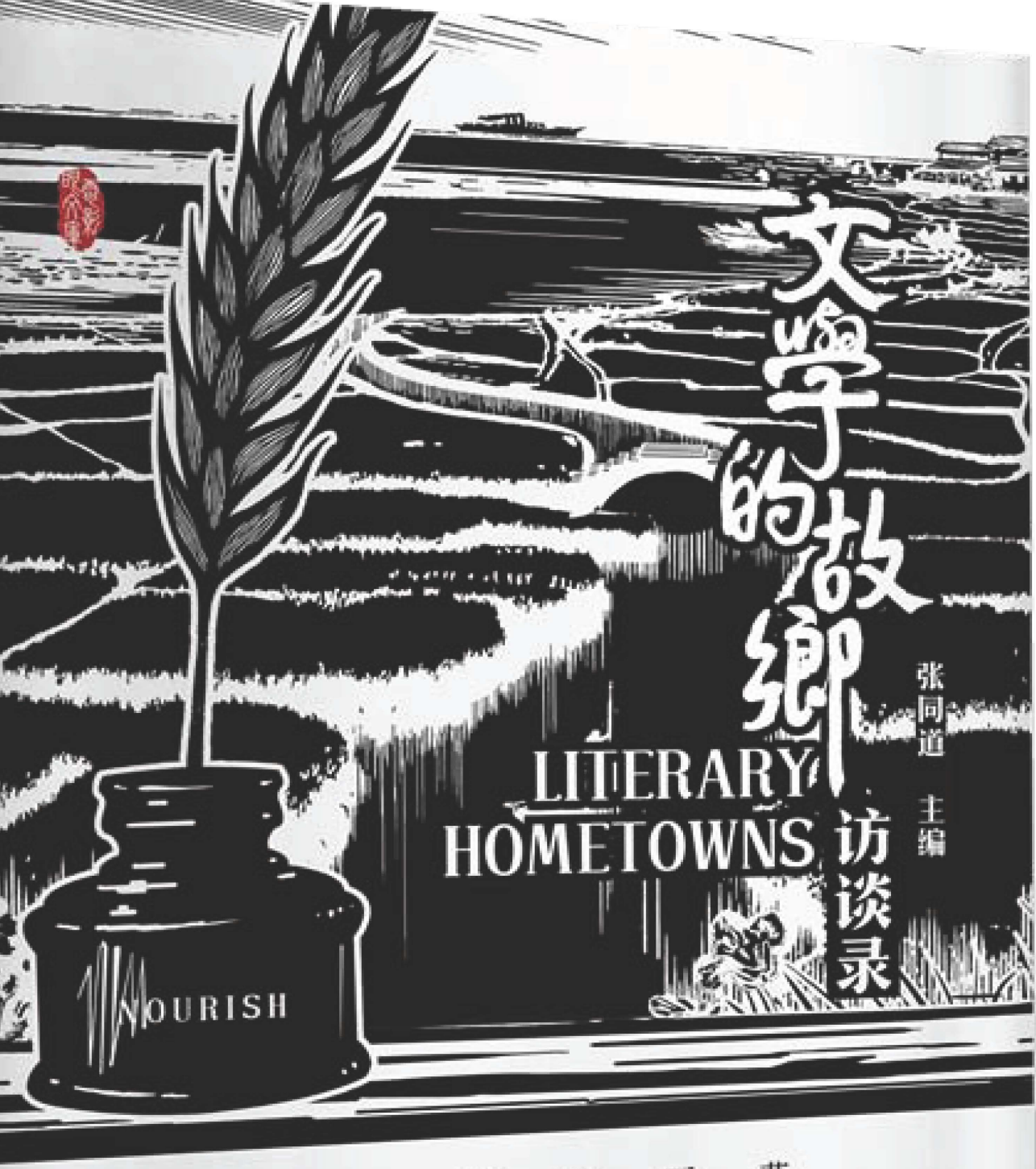


莫言
贾平凹
刘震云
阿来
迟子建
毕飞宇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文学的故乡

LITERARY HOMETOWNS 访谈录

张同道 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故乡访谈录 / 张同道主编 . --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6
（电影眼文库）
ISBN 978-7-5043-8393-8

Ⅰ. ①文… Ⅱ. ①张… Ⅲ. ①访问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Ⅴ.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 289686 号

文学的故乡访谈录

张同道　主编

责任编辑　任逸超
封面设计　焦莽莽
责任校对　张　哲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鑫兆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6（千）字
印　　张　31 印张
版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8393-8
定　　价　8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文学是土地的呐喊 001

——《文学的故乡》导演手记

一、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017

1. 故乡·童年 020
2. 旧居 026
3. 父亲 033
4. 母亲 038
5. 《丰乳肥臀》 040
6. 高密南关小院·写作《丰乳肥臀》 048
7. 军营 057
8. 《春夜雨霏霏》·莫言的诞生 065
9. 军艺·《透明的红萝卜》·高密东北乡 072
10. 《红高粱》 084
11. 《檀香刑》 096
12. 大江健三郎 105
13. 《生死疲劳》 108
14. 《蛙》 116
15. 话剧《我们的荆轲》 118
16. 诺奖 127



二、贾平凹和他的商州乡村 141

1. 秦岭 143
2. 童年 145
3. 父亲 149
4. 少年 152
5. 离乡 154
6. 写作 158
7. 商州 160
8. 采风 166
9. 《鸡窝洼人家》 169
10. 《浮躁》 172
11. 《废都》 174
12. 《秦腔》 181
13. 母亲 189
14. 《高兴》 193
15. 使命 195
16. 蚕茧 197

三、刘震云和他的延津世界 207

1. 回乡 208
2. 姥娘 211

3. 小院 215
4. 写作 217
5.《塔铺》 223
6. 延津 226
7. 世界 231
8. 老庄 234

四、阿来和他的嘉绒藏区 239

1. 梭磨河 241
2. 村庄 246
3. 水电站 - 高考 255
4. 教书 - 写作 259
5. 读书 - 写作 265
6. 田野调查 1989-1994 274
7. 沃日土司官寨 282
8. 西索民居 286
9. 大藏寺 289
10.《尘埃落定》 295
11. 来成都 302
12.《空山》 307
13. 人日祭杜 319
14. 爱上植物 330

15. 植物猎人 333
16. 故乡的边界 341

五、迟子建和她的冰雪北国 347

1. 大兴安岭 348
2. 手札 352
3. 【透明的忧伤】《逝川》《亲亲土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354
4. 写作 360
5. 手稿 372
6. 死亡 374
7. 回到北极村 379

六、毕飞宇和他的苏北水乡 389

1. 祭祖 391
2. 孤独 394
3. 父母 397
4. 县城 403
5. 启蒙 410
6. 写作 418
7.《青衣》 424

8.《玉米》 431
9.《玉秀》 448
10.《地球上的王家庄》 451
11.《平原》 461
12.《推拿》 472
13. 反哺 476

后记 479

莫言曾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拍摄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把故乡的土地转化为文学的故乡，为世界文学创造了一片陌生的风景，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刘震云的延津、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毕飞宇的苏北水乡。

文学是土地的呐喊

——《文学的故乡》导演手记

张同道

1. 缘起

拍摄《文学的故乡》蓄谋已久。日历翻到2012年12月10日，瑞典国王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先生。那时我正客居洛杉矶，从电视屏幕上见证了这一时刻。我突然意识到，纪录片应该为文学做点什么。

意识来自鲁迅先生。中国电影繁花烂漫的30年代，没有一台摄影机为鲁迅留下哪怕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没有留下鲁迅用绍兴口音普通话朗诵《阿Q正传》的片段。待明星公司意识到鲁迅的分量带着摄影机赶来时，先生已经走在去万国殡仪馆的路上。

鲁迅已矣。历经百年陶炼，中国新文学已经到达世界高度。与这些杰出作家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下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低估文学的理由。作为一名文学的逃兵，我希望用摄影机为当代鲁迅留下一段影像。

2. 创意与影像

《文学的故乡》并非作家传记，也不是作品读解，而是讲述作家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这一灵感依然来自鲁迅。《阿Q正传》里的未庄、《祝福》里的鲁镇是否少年鲁迅生活过的安桥头？《红高粱》里的高密东北乡是否就是莫言生活的故乡？这一念头引诱我用影像探寻文学的故乡。

《文学的故乡》拍摄的作家首先是在作品里成功地塑造了文学的故乡，如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其次，《文学的故乡》里的作家大多生长于乡村，这也是故乡最初、最原始的内涵；最后，《文学的故乡》里的作家应拥有不同的地理形貌与文化背景，组合起来基本象征了中国的面貌。

然而，文学是作家的心理搏斗，纪录片需要物质形象，如何把心理戏剧呈现为画面？有人担心纪录片拍成了采访加空镜，也有人担心拍成一组生活碎片，而不是文学表达。《文学的故乡》首先呈现的是土地。每位作家都来自土地，每片土地都有河流：胶河流过莫言的高密平原，黑龙江流过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梭磨河流过阿来的嘉绒藏区，丹江流过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黄河穿越刘震云的延津世界，里下河流进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土地里不仅滋生庄稼草木，也滋养文化风俗。其次，《文学的故乡》跟踪记录作家回故乡的影像。故乡隐藏着作家的童年、成长与最初的感知，一旦回到故乡，所有记忆都将被激活，可能随机迸发出精彩的纪实场景，成为鲜活的文学现场：作品里写过的地方，写作的地方，留下童年记忆的地方。第三，作家心理创造过程的文学意象再现。艺术创作比女人生育还要神秘——什么情境下受孕，怎样发育为婴儿，如何生长为健壮的生命，飞鸿踏雪，几乎无迹可循。然而，本片力图情景化再现文学作品的受孕过程，揭示艺术创造的神秘机理。

为此，本片确认了摄影美学：

1. 土地山川

土地之宽厚，山川之壮丽，季节之峻美，非航拍不足以完成表达。航拍不是空洞的山水风光，而是准确描述作家身后的独特地貌与风神。特别是从空中观看作家在大地山川上的活动，作家仿佛故乡土地上一棵行走的树，一株活动的庄稼。

2. 还乡场景

还乡是本片的核心内容，全部采用长镜头跟踪拍摄，捕捉作家在还乡过程中的情感悸动，眼神闪烁，与家人、朋友、乡亲的交流，童年生活场景以及文学现场。盯住现场，发现现场，还原现场。

3.文学意象再现

文学意象再现采用蒙太奇方式拍摄，突出意象造型与象征，并通过剪辑打通现实与虚幻，制造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

3.《文学的故乡》制作关键词

剧本。剧本是本片的基础，结构、观点、故事、表达都要在剧本里尽可能体现。所选作家的主要作品我大多读过，但面对如此庞大的专业阅读，我依然分身乏术。于是，青年作家杨栗应邀加入剧组，她承担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等作家的剧本工作。事实上，这三位作家的拍摄基本上按照剧本进行。拍摄之前，与贾、莫两位老师沟通了剧本大纲，得到基本认可。毕老师更是直接参与了剧本策划，从结构、意象、场景甚至到一些有趣的细节。唯一的遗憾是他不愿意回到出生的村庄。

但另三位作家却是不同的风景。迟子建不愿按照剧本拍摄，她建议边走边拍，“随便都够编50分钟了”，她表示可以做个副导演。刘震云客气地表扬了一番，然后建议放弃剧本，跟踪纪实拍摄。阿来则不太关心剧本如何，“就按照你的想法拍吧。”事实上，这三集在后期编辑中所付出的功夫数倍于剧本拍摄。

叙事。莫言在诺贝尔颁奖礼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作家就是当代说书人。那么，作家的故事谁来讲述？最初的剧本带有解说词，甚至贾平凹集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拍摄的。然而，拍完贾平凹采访，我立即意识到，应废除包治百病的解说词，让作家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贾老师的陕西话自然亲切，讲到精彩处妙语连珠，表情生动，瓦解了照片上严肃紧张的刻板神情。我意识到，作家才是最优秀的故事讲述者。于是，清退解说词，屏蔽标识时代特征的历史影像，《文学的故乡》放弃宏大叙事的冲动，回归单纯的个人讲述。

象征。《文学的故乡》希望为每位作家找到一个意象，既有现实逻辑支

点，又具象征意蕴，从某一角度提炼作家的精神气质。莫言篇里反复出现的是一位民间说书艺人，他在田间地头、桥上树下摆出小鼓，用高密茂腔、山东快书、西河大鼓演唱莫言的打油诗——艺人说莫言，莫言说文学；贾平凹篇里，一位农民在油画般层层叠叠的远山前锄地，迎着日头，步步向前——贾平凹曾说“我是农民”。而其余四位作家则提取一组象征性动作，本人出演：水乡的毕飞宇驾一叶小舟顺流而下，沿途遭遇小说里的人物青衣、玉米、端方，最终到达一片浩瀚的水域，每次都从水转场；北国的迟子建乘坐马爬犁越过雪原，越过岁月，驶入文学的冰雪根芽；山地的阿来从出场到结尾一直行走——他就是一位大地旅人，走过山原，走过河流，走进文学，行走是他与世界交谈的方式；刘震云则是两种意象的交叉：人群里的刘震云侃侃而谈，发表演讲、接受采访；独处的刘震云静默，读书，写作，思考，媒介里的名人与生活中的作家，两幅侧影。

背景。一幅油画，背景往往是郁积的油彩，前景是人物。小说亦然。迟子建说，“我笔下的人物出场的时候，他背后像驮着一架山。”是的，每位作家都背负着自己的大地山河，草木四季。纪录片应该呈现每位作家最贴切的背景和季节。迟子建的故乡矗立于冰雪北国，雪野，白桦林，冰封的黑龙江和松花江。阿来的故乡盛开在夏季，从草原、森林、灌木到草甸，大地的阶梯（借用阿来语）逐级升高，每升一级就上演不同的地理形貌、植物花卉。贾平凹的商州隐藏于山势连绵的秦岭，刘震云的延津停泊在一马平川的黄河边，毕飞宇的故乡是水盈盈的河网、黄灿灿的菜花，莫言的高密则是四季变幻的容颜，从红高粱、黄小麦、绿玉米到一片苍茫的原野。

纪录片里的风景不是形容词的华丽堆砌，而是人物活动的真实舞台。

再现。再现是局部的，节制，素朴，且是意象化处理，卑微的愿望只在为观众提供一个进入历史和文学的影像通道。

莫言的再现主要是童年时代，这是莫言文学的支点，却无任何个人影像。为了原汁原味地再现，我们从莫言村庄里找到一位少年，酷似《透明的红萝

卜》里的小黑孩，草丛中放羊，谷地里抓蚂蚱，一人游荡于田野上，背景避开了现代文明的所有元素。

《文学的故乡》是一部纪实与想象交织的作品，呈现的不仅是物质真实，更是心理真实。伏案写作几乎是所有作家的公共姿势，纪录片里的写作场景展示的只是写作环境，但真正的创作发生在心里：情感与思想的搏斗，想象与创造的纠缠。如何把一位作家的内心戏剧呈现在画面里？我们不惜冒犯传统让幻象开进纪录片。阿来走进官寨，遇见小说里的土司。毕飞宇驾一叶小舟，沿途遇见小说里的人物。为了拍摄青衣，舞剧《青衣》演员、著名舞蹈家亚彬专程赶到兴化，小桥上、菜花田，留下两场实景舞蹈。

这是蒙太奇真实，不是长镜头真实。

这是心理再现，不是真实再现。

4. 现场

纪录片的现场是神圣的。用影像建构一个完美的现场，是纪录片的最高境界。现场跟踪拍摄要求摄影师具有“三到”真功：眼到，心到，手到。关键是三到同时到，发现的同时想好拍摄方法，并用摄影机美学地、准确地捕捉下来。这不仅要求摄影师技术熟练，观察细腻，反应灵敏，而且需要高度人文修养与美学积淀。我把摄影师分为三个层次：用手拍摄的，技术熟练，章法分明；用脑袋拍摄的，新颖别致，影像奇崛；用心灵拍摄的，物我一体，自然圆融。《文学的故乡》里，摄影师大飞基本上实现了三到拍摄。假如说刚开始的纪实场景还略显慌乱，那后来的拍摄则越来越娴熟自然，甚至纪实里带有表现的味道。

我坚持请求每位作家回故乡，就是希望作家重返现场，回到真实空间，情有所动，心有所感，触发自然而内在的反应。《文学的故乡》里最珍贵的正是现场捕捉的影像。莫言回到家里，用高密话请95岁的父亲去县城过生日，父亲坚决拒绝。莫言又说又写，反复劝解，父亲才勉强同意，却突然问道：

家里还有馍，还有烟，要不要带上？贾平凹走进秦岭深处的村庄，看见炊烟升起的房子，三句两句便与一位农妇拉上家常，走过去帮着炒菜，仿佛邻家大嫂。迟子建回北极村，一见白桦林便情不自禁地躺在雪地上，全然忘了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春节前夕，阿来回到马塘老家，久未见面的妈妈喜极而哭，把头倚在儿子肩上。天黑了，一家人载歌载舞，阿来也兴奋地又唱又跳。痛饮狂歌之后，他沙哑地说，“我刚才我拉着我妈手，我都流泪了。我从来不是这么脆弱的一个人，我是个男人啊！但你说乡愁这件事情，你经常地回去，它就不是乡愁。我觉得我家乡很美好，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我不愿意。”刘震云回到老庄，碰见一位养鸡的老步，老步当即表扬刘震云在北大的演讲好，关键是收尾收得好，又回到了吃的。

最有戏剧性的是毕飞宇。他原本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担心情绪失控。无奈只好找一个相对古朴的村子拍摄。然而，毕飞宇在村里漫步一圈，默默不语，若有所思。突然，他扭过头说，“还是去杨家庄吧。”杨家庄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一个模拟空间里，他找不到自己的童年。鲁迅先生说，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信哉斯言！

30年别离模糊了毕飞宇的记忆，他努力打捞起来的只是无法拼接的碎片。左问右寻，在一片河湾前，他确定记忆的版图，却无法印证。他疑惑地四处打量，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摄影机监视器里，毕飞宇从特写走到中景，男子汉宽厚的背部微微抖动。摄影师大飞一动不动，稳稳地盯着背影，唯有鸟儿自在鸣叫。长达一分四十秒的静默之后，毕飞宇转过头，擦了一下发红的眼圈说，“就是这儿”，走出画面。顺着他走去的方向，我看见四个生锈的铁字：杨家小学。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小学对面是木匠家，毕飞宇自称5岁前几乎长在这儿。家里没人，他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准备离开，一个影子从胡同深处缓缓飘移。邻居说，哑巴回来了。哑巴是毕飞宇的童年玩伴。他迎上去，握住哑巴的手，一起走进家门。哑巴嘴里发出单调重复、含义不明的声音，不时用手指点墙上相片里的木匠。

毕飞宇用手比画着，哑巴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无法确认。这是一场没有语言的交流，仿佛默片电影。作为一位老纪录片人，尽管并不惊奇，但我依然要重复一句：生活远比舞台更有戏剧性。戏剧是可以导演的，生活没有导演。

事实上，阿来几乎所有拍摄都在现场进行，包括访谈：在草原上说青年时代的漫游，在梭磨河边说当年的诗人岁月，在土司官寨说《尘埃落定》，在森林说《空山》，在海拔4400米的山峰讲他即将着手的小说《植物猎人》。连惠特曼的诗歌都是在草甸的晨雾里朗诵的。

现场无法安排，无法调度，也不可预测，但现场最富于情感张力与戏剧效果。现场把纪录片的根扎进土地。

5. 拍摄

《文学的故乡》拍摄六位作家，按照工业化制作模式，应该至少三个导演组，分头并进。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最原始的手工作业方式，一个导演、一个摄影从头拍到尾。六位作家，六座巍峨高山，我要一座一座攀登，品味，思索，留出足够的耐心、韧性与节奏。从2016年4月启动，到2018年5月完成后期制作，历时25个月。这并非我纪录片生涯中制作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却是我个人投入心力最多、耗时最长的一次审美之旅。两年时间里，我残忍地拒绝了几乎所有讲学、开会、评奖乃至聚会的邀约（包括我曾答应又爽约的，这里再次向朋友们致歉），全身心沉浸在《文学的故乡》里。这种紧张、焦灼、兴奋与疲劳交织的纯粹时光沉淀为生命里一道深深的刻痕。

我们的摄制组是一支美学收割队，从零下42度的北极村，海拔4400米的巴郎山，油菜花盛开的苏北水乡到高粱红透的高密东北乡，秦岭深处，黄河岸边，一路收割现场，收割季节，收割美学。

多数拍摄是跟踪式。《文学的故乡》开机堪称闪电式。从沟通、决定到赶赴现场在一天之内。第一个拍摄的是刘震云，他正忙于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首映，去西安参加丝路电影节。通完电话我立即召集摄影组，当天到

达西安。所有活动都由电影节安排好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新闻记者一样抓拍。然后跟随刘震云五天四城拍路演，大飞真的忙飞了。莫言去烟台长岛、龙口一带故地重游，在快艇上、景区与当年军营旧址，我们一路跟踪拍摄。分开陪同的热情人群已属不易，跟上莫老师军人式的步伐更是紧张，大飞几乎一路都保持了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前面寻找摄影角度，把跟踪纪实拍出构图与节奏——因为我不喜欢黑乎乎、晃悠悠的跟腚派。莫老师感慨地说：日本NHK来高密拍摄时我觉得就很敬业，没想到你们的团队更认真。

即便作家专程接受拍摄，跟踪纪实也是高难度动作，因为所有现场都不可能摆拍。迟子建回北极村旧居与新住户交流，毕飞宇回中堡镇老街，偶遇许木匠，木匠认出之后伸出热情的双手大喊“毕飞宇”，如果没有抓拍到就会永远错过这些场景，即便排练都无法重现。巴郎山，爬上海拔4400米高峰，还要抢拍阿来寻找植物的场景。这些情景来不及构思，大飞凭本能的直觉和丰厚的经验准确、细腻、美学地捕捉下来。

莫老师开始接受拍摄时就说，作家不是演员，不能让作家这样那样。我并非摆拍的仰慕者，但拍作家仅仅限于物质表象的纪录是不够的，要传达精神气质，意象镜头无法缺席。而意象镜头需要造型，需要光影，需要调度。为此，我不得不请作家像演员一样走来走去。好在莫老师谅解我们的苦衷，从红高粱小桥、玉米地到荒草萋萋的胶河河床走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拍到后来，每次讲完之后莫老师都会主动说“我走一圈”。最神奇的拍摄发生在高密杨林，我称之为美学森林——恰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笔下“象征的森林”。秋天的阳光射进密林，莫老师踩着金黄的落叶悠然漫步，诗兴大发：“蓝天白云，阳光灿烂，这不正是诗歌的境界吗？”午后一团浓云掠过，雨雪霏霏，白茫茫一片化境。一天之内，我们捕捉了杨树秋冬两季容颜。纪录片里，我把阳光和雪景交叉剪辑，配上莫老师讲述“文学故乡”的画外音，季节交替、情景交融，莫老师甚为满意。拍摄一月之后，高密的朋友发来照片，杨林砍伐一空，空茫茫大地真干净。